伤逝  
9 I6 e. X1 m$ l/ N$ Y5 W0 j% T  
蜜娅被梁飞从黄金殿中救出，怎么安置她却成了一个难题。主要是蜜娅现在神志不清，无论问她什么，都是痴傻着回应。丁甜甜还是心善，看蜜娅身上衣服凌乱，知道是因为此前混战之时她急于报名躲到桌下的缘故，对着梁飞叹息一声，推着蜜娅进了浴室，心道：「你这个大直男，女孩子落魄成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先给人家清理一下。」  
  
梁飞烦躁的甩甩手，兀自来到窗台抽烟，来到暹罗之后已有小一个月的时间，找到杜思文的过程未免太过巧合，多年刑警生涯带来的经验与直觉让他感觉事情不应该如此顺利。  
5 x, Z& G: V$ u: X  n  
「这个人不是杜思文才应该是事情发展的方向。」梁飞长长的吐出一口烟雾。  
  
「梁飞，你快进来。」丁甜甜在浴室里高喊。3 E( y\* Z( B: U  z; Q# O0 K  
  
「草。」似乎是潆绕在心底的担忧变成了现实，梁飞一把灭掉烟草，冲进了浴室。  
+ W  ~/ u" W\* U3 k8 }1 k  
不过在梁飞紧张的推门而入，只见丁甜甜傻傻的站在洗漱台前，指着浴缸里的蜜娅：「你去看。」  
; O' H% p2 `/ U, \  w  
梁飞充满疑惑的向蜜娅看去，只见她脱的精光，兀自泡在水里。「你看她下面。」丁甜甜也是刑警，按说也见过了生生死死，却不知此时为何如此扭捏。  
: \  n2 E7 y- y+ I" N( w  
「怎么了？」梁飞一边说，一边仔细的向蜜娅的下体位置看去，这一看不要急，只见蜜娅下体缩着一团小小的肉球，蜜娅是个男人，如此看来，蜜娅是杜思文的可能性无疑变成了无限大，不过还需要找人印证一番。+ a9 B7 m) A4 e4 p" }# u7 ?: ^/ g+ Y! ?  
5 {7 h0 y& z+ ]! @' d! b) C\* {  
「他们不是抓了欧阳栋么？那人肯定知道些什么，你去问一下呢。以我们和小宸的关系问个话应该不难。」丁甜甜与他商量道：「如果他真的是杜思文，那么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」/ \0 r3 |# l, ~, @. c  
. @# j+ b2 x2 j  
「这样，你先取他的头发之类的，送到内地去眼DNA，我去找小宸，顺便问一下毒贩的消息。如果他确实是杜思文，那么今天我们碰到的那群人，绝对和内地运毒的事情脱不了干系。」梁飞思索一番，下定了决心。  
  
出门前，梁飞隐隐有不好的预感，担忧的吩咐道：「甜甜，我总觉得事情发展的太过顺利，小心为上，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。」( y. D# L9 P2 ^% j2 O) g  a& H  
6 w\* [; S4 V8 h9 `6 }4 g, k\* k  
「放心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出外勤，去吧。」丁甜甜牵过梁飞的手，无比担忧的说：「你也是，我在这里等你回来。」  
" g+ }) X# o: E& W  
于此同时，暹罗海边，明月高悬，海浪习习，配合着暹罗特有的热带风情，点上篝火，烤上海钓来的新鲜鱼货，再来点冰镇啤酒，小酒喝着，海鲜吃着，小曲儿唱着，确实是一处世外逍遥之所。  
  
小爱乖巧的烤着鲜鱼，她本是扶桑人，做起鱼来算是得心应手。宋书宸得意洋洋的开了一罐冰啤酒，惬意的一口灌下，再次拿起一瓶，向着篝火旁的蒋明翰丢了过去。  
# G; W0 \_8 P+ M% T0 F& w  
后者帅气的接过了酒瓶，刚泯了一小口就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倔强的反驳：「我以前从不喝酒。」  
  
「黑社会哦，未来的大佬哦，不会喝酒怎么能行？」宋书宸笑着揶揄。% O2 a" G4 \# L9 i/ h. Z8 w  
' H' K: n% g4 S: q: P, n' Y0 k' v  
「所以我在学。」蒋明翰一本正经的回，这倒是把宋书宸搞不会了，险些被酒精呛到。为了挽回面子，偷偷和一边的小爱说笑：「看到没，这就是一个喝牛奶的乖宝宝，却注定要当黑社会大佬的后果。」( w  \_, Y' A4 K. \_9 {" d\* {\* b  
/ t, I5 H9 }) k8 C; \_  
小爱自然不去理他，温柔的给蒋明翰递过纸巾，嫣然一笑：「非要逞能，到头来难受的不还是你自己么，你啊，非要和这个不靠谱的争什么呢？真是搞不懂你们男人的想法。」6 f( z, ^7 j' A  
  
「谢谢。」蒋明翰接过纸巾，少有的道谢。  
3 m0 l( t6 w# w  S$ H  
栋哥被绑在了简易的十字木桩上，他的状态和此地其乐融融的景象形成了剧烈反差，脸上布满血痕，已不知受了多少毒打，他都歪歪的斜着，萎靡不振的样子，任谁看了都会觉得可怜。3 z6 }2 D- c% }5 W( k! i  
  
宋书宸惬意的点起一支烟，斜斜的躺到太阳椅上，惬意的呼出一口烟气，漫天的星辰汇到他清澈的眸子里，悠悠的问道：「明翰，菊姨什么时候到，这次帮她逮到了欧阳栋，你说她会怎么感谢咱们？」  
  
「我哪知道去，她在沪埠这么多年，就没怎么挪过窝。」蒋明翰依旧和手里的啤酒较着劲，才半瓶啤酒下去脸颊就已经绷的通红。) ]' c- J" i\* s  
  
「哥们，你不能进去。」外面传来嘈杂的推搡声音。  
  
「小宸，小宸。我找宋书宸。」梁飞急迫的喊着，奈何被蒋明翰的小弟拦住了，动作再大些，恐怕就要打起来了。  
  
「哎哟。」宋书宸一下跳了起来，远远的唤：「让飞哥进来，我说飞哥你早说啊，刚刚约你不来，现在知道要来混吃混喝了是吧。」  
  
梁飞好容易进来，一眼就看见了不远处生不如死的栋哥，狐疑的问：「这怎么回事？」  
  
「这个，这个，是他自己摔的。」宋书宸面不改色的说着瞎话。  
  
「梁警官是吧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里不是内地，要指责的话，你该弄一张国际刑警证。」蒋明翰实在看不惯梁飞的做派，早猜到他的身份，不过是看在宋书宸的面子上放他进来而已，怎知他如此不讲情面，进来就指责他们滥用私刑。7 e6 h1 o! ~9 k5 E5 o; D: ]  
  
「你个小仔子，我是想说，即便这小子是摔的，不能被人查到是你们推的！」梁飞恨铁不成钢，他和陈光祖的关系不错，私下里这种事情配合的也不错，只可惜这是第一次和蒋明翰接触，对方还不明白自己的风格罢了。  
  
「飞哥，我保证，他是自己摔的，绝对不是我们推的，你放心。」宋书宸的心思和其玲珑，眼珠一转就明白了梁飞的意思，插到他两中间乐呵呵的打着圆场。1 b$ c0 {. h8 U" `/ ~" f: p. y1 \  
) q3 w\* Z( e2 o& d1 V  T  
「那就好，人能说话吧，我问他点事。」梁飞自顾自的取了一罐冰镇啤酒，打开灌了一大口，来到栋哥面前，看他歪斜着头，顺便就将剩下的半罐冰啤酒从他的头上淋了下去。. o9 c# G3 [  z  
: q  m5 V# @$ i  
「他真的是警察吗？我怎么看着比明翰哥还邪性？」小爱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切，偷偷向宋书宸问话。' z' b\* ~5 Q( @6 U' z, U9 F) C% L  
  
「应该是吧，他是我爸的徒弟来着，好些年没见，我哪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。」宋书宸也被梁飞的动作惊到，无可奈何的瘪瘪嘴。8 b& R0 q: {% [% K  
: G. t1 A$ M0 Z7 {1 L  
宋书宸的回答没有任何建设性，小爱也是玲珑心思，取一块喷香的鱼块，温柔的递给梁飞，甜笑的试探道：「飞哥，没吃饭吧，来，吃块鱼，这可是小爱亲自烤的。」, E, F# N- i' M- Q\* h8 Q  
; a! f, q( `\* R\* |3 ^  
梁飞诧异的看了小爱一眼，接过鱼块，顺手就赛进了嘴里，烫的龇牙咧嘴的说：「哦，真烫，不过真香，要是再辣点就好了，我喜欢吃辣的。小爱的手艺不错，小宸有福呢。」  
  
看到梁飞如此表现，小爱终于放心，甜甜的低头行礼：「是吗？那小爱再去给你烤。」再次回到篝火边的烧烤架边，醉心到她的烧烤事业上去了，她的任务是保证宋书宸的安全，至于其他的，她压根不会关心。0 N+ y. A, V& P; X& V% T9 B; r  
9 c0 T# Z3 S! v0 x- D! B  
「问啥呀？」宋书宸看梁飞无聊的挤压着倒空的啤酒瓶，拿上两罐冰啤，一罐给他，一罐自己喝，来到栋哥面前，装作不在意的问道：「他是我们要的人，你可不能把他抢走。」  
  
「放心吧，你们的事情办完之前，我不会找你要人的。不过你要给我保证，回内地的时候，他还要能喘气。」梁飞知道宋书宸过来的含义，接过啤酒，这事就算定下来了。  
  
欧阳栋被冰冷的啤酒激醒，恶狠狠的仰头看着这两人，他们肆无忌惮的讨论着自己的命运，这是何等的屈辱，当下「呸」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沫，溅了梁飞一脚。" T9 }/ N\* K8 r, s$ b+ ^( K- `  
  
梁飞是何人，那可是睁眼说瞎话的主儿，他厌恶的看着被鞋子上的血污，阴冷一笑，转身从篝火堆上取过一块滚烫的鱼肉，放在金属餐盘上，待走近了，将餐盘放在栋哥横绑的手臂上，柔声和宋书宸说：「小宸，我喜欢吃油泼的，你帮我搞点热油来。」  
  
栋哥的手臂被绳子捆的死死，热量通过鱼肉传导下来，手臂上的肌肉肉眼可见的绷紧，灼热感带来的刺激岂是常人能够忍受的，栋哥立刻大骂不止，各种脏话开口即来。  
" z6 z# \_! s! D  
肌肉因为灼热产生了剧烈的痉挛，看着宋书宸真的取来了滚烫的热油，餐盘终于在痉挛的作用下掉落下去。「草你妈的，小爱烤的鱼，你这么糟踏。」  
  
梁飞捡起餐盘，惋惜的捡起沾满沙子的鱼肉：「来，吃点好的，恢复恢复体力。」捏着栋哥的脸颊，不由分说的就把鱼肉塞了进去。  
  
「飞哥，你可不能这么糟踏小爱的心血，等下你少吃一块。」小爱温柔的话传来，却不知这样的话在栋哥听来是如此的残忍。5 h. U$ \5 D: U# B  x  
7 d( k0 e) W- r; c0 A& k5 {6 V: ]  
「吃点东西这么费劲呢，快点吃。我他妈问你话呢，你们手里的蜜娅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」梁飞捂住了栋哥的嘴，逼迫他将脏污的鱼肉吞了下去，一脸凶相的问。& f% u+ o' n2 m& ^3 X3 D7 c  
  v; o) Q6 e) }0 a, Z7 e7 \  
「呸。」栋哥依然嘴硬。: U  M/ T& X! s\* b0 n  
2 {5 N- `, I8 \\* C& m  
「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吗？」梁飞爆怒，捏着他的下巴，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此时栋哥已不知死了多少回。  
  
小爱托着一块鱼肉走来，上面洒满了红红的辣椒，悠悠的说：「飞哥，不要这么大火气吗，这是你要的辣味的烤鱼，尝尝。」她这般说，眼神却瞟向栋哥。  
  
「嘶，这么多辣椒，吃了会死的吧。」宋书宸在一旁助攻，对着小爱一个大拇指。  
6 i& v6 V, `% d; D4 g  
梁飞接过鱼肉，对着栋哥一个残忍的笑，接着就将厚厚的辣椒煳到他脸颊的伤口上。( c3 u8 X, s0 F0 L: [6 u  
- }7 E2 p+ T6 P1 i2 [  
「啊。」伤口遇上辣椒，剧烈的疼痛终于让栋哥忍耐不住，哀嚎起来。  
3 |, s7 V7 S/ j) ~. g6 \. l$ ]  
「你是警察吗？」蒋明翰在后面看了半天，此时看到梁飞的手段，终于靠近过来，不可置信的问。1 P3 I  `0 ]" O$ `9 p  
4 A+ i0 W# E- k9 B  
「这话陈光祖当年也这么问过。」梁飞给他一个友善的微笑。; I# D- S" C- J! s/ w  
% u4 y& ^! [- G, }4 y) S! L1 a  
「算了，我不问了，在内地好歹还要约束着来，好久没这么畅快了，也不知道手艺生疏了没有。小宸，今天你飞哥给你长长眼。」梁飞刻意摆出一个残忍的笑，露出一口白牙。  
  
「蜜娅，蜜娅，她是。。」栋哥眯着眼睛，他本做好了就义的准备，奈何对面这位完全不按套路来，这帮人的花样尘出不穷，再这么下去，怕是自己要被活活折磨死。; F+ G' w4 ^( a  ^# L/ J  
  
栋哥刚要说重点，梁飞却拦住了：「嘘，嘘，嘘，我这边要给两个兄弟长长眼，你现在就说了，岂不是让我很丢脸。」' z9 R1 P& n. `+ ^  
: D. D. J  H) j0 Y( X  H  
「蜜娅就是杜思文，他手里有我们要的东西，被阎王从内地绑回来的。」为了确保自己不被折腾死，捡重要的说，飞快的说完：「我说完了，求求你们给我一个痛快的。」" n/ a- \_" o. x. y. ]7 K  
  
梁飞听完，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表情，蒋明翰就不是如此了，无比惊讶道：「你说什么？？！！杜思文？」  
  
蒋明翰的惊讶的表情把梁飞弄了个措手不及，拿手在栋哥脑袋上重重一推：「你这么惊讶做甚？杜思文是你熟人？」  
; r! H0 X8 Z$ X) `' q) c  
「杜思文是谁？」宋书宸诧异蒋明翰的表现，单手托着下巴，皱着眉头思索着：「没听说这小子在内地有什么熟人啊。」  U% ~% Z6 w9 U1 {; |6 X) u  s, h  
  
「人在哪儿，安全吗？带我去见他，要快。」蒋明翰急迫的说。$ L8 \; q7 P6 E+ N7 Z  
; Q" s7 Z+ \4 z4 A  
「你去忙吧，我来钓鱼，小爱烧烤，哎呀，其实我觉得偶尔放松一下的日子也不错。」宋书宸不愿掺和蒋明翰的事情，找个由头，回到钓点坐下，一副置身事外的意思。7 D1 }- O, ~/ d; \_. }  
# ^, k6 Q9 p2 z! |" p& M0 ?  
---! J5 O$ N# B7 |. z  
' \_% ~: p  X! r# q' b: ~' ]4 C! i  
好在丁甜甜的住址离海滩不远，不过五分钟的车程，不然梁飞刚刚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他们。到了丁甜甜住的公寓门前，蒋明翰嗅嗅鼻子：「什么味道？」  
  
「不好。」梁飞大叫，他看到门锁被蓄意破坏，一脚踹开房门，作迎敌姿态进了门，看清了屋里的情况，梁飞无比绝望的嘶吼起来：「甜甜！不。」  
' \_# M9 V8 m; a1 A8 x  
只见偌大的房间里面，电视机开着，视屏放在暂停位置，最为可怖的是饭桌上，那里躺着丁甜甜的尸体，脖子上一道大大的伤口，鲜血洒落一地，丁甜甜的眼睛大大的睁着，没有一丝神采。7 ]$ l2 X+ b  e4 d  
4 s7 Z8 {8 A7 S' w1 E- {  
梁飞徒劳的捂住丁甜甜喉咙上的伤口，可是鲜血早已流尽，此时再做这些动作已没有了任何意义。  
7 c, C: j, ~7 v% d; `/ J  
「冷静，越是这种情况越是要冷静，悲伤和愤怒没有任何意义。」蒋明翰吩咐小弟在门外候着，叹息着在梁飞的肩头上拍了两下，以作安慰：「或许我们应该先看一下视屏。」$ D& N' {. Q6 h% S  
  
狂妄的歹徒录下了虐杀丁甜甜的全部过程，并且嚣张的将视屏流在了现场，随着视屏内容的推进，梁飞的怒火不断积蓄，直到视屏最后，视屏里带着黑头套的男人说出：「把你们带走的人还回来。」8 p0 Y8 u% E' D) F4 i4 P: \  
  
梁飞沉默着帮甜甜盖上衣物，温柔的帮她整理着额前被鲜血浸透的碎发，浑身肌肉紧绷着，双眼因为愤怒憋的通红，喉咙里不时发出压抑着的无意义嘶吼。8 p8 W2 B, k7 d7 r  
  
「欧阳栋！」梁飞一拳砸上，电视报销了，怒火得到了暂时的宣泄，不过新的怒火又开始积蓄，对着蒋明翰问道，他的表情冷静无比，冷静到让蒋明翰都察觉到一丝惧意：「那帮人的上家是谁？我需要一个名字。你过来明显是奔着他们来的，我们的目标一致，你给我我一个名字。」梁飞如一只狂怒的猛兽，恶狠狠的瞪着蒋明翰：「你们做事至少还有底线，再说一遍，给我一个名字。」  
  
「萨莎，黄金殿的老板。」蒋明翰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决定和他合作，给出一个名字。  
  
「了解，保持联络。你先走吧，我要报警，你在这里不方便。」梁飞掏出手机，有送客之意。  
4 A7 Y0 Z/ t- {: S5 q5 t  
「等一下，杜思文呢？」蒋明翰不忍再看桌上丁甜甜的惨状，背过身，反手拦住梁飞：「这不是合作的态度。」7 f" [/ A" P( @2 t  
  
「甜甜本该护着她的，现在甜甜出了事，肯定是被那个萨莎带走了，她本来就是被他们控制着的人。」梁飞感到一阵目眩，反应了好一会才回他的话。  
  
「知道了。」蒋明翰淡淡的说了一句，他再不能忍受房间里的异味，内地警察的死活与他何干，怎么快速找到杜思文才是他心里真正考虑的事情，遂快速出门去也。/ e; R, ^% Z' ?: e  
  
时值凌晨五点，月落之后，日出之前，正是最为昏暗的时候，夜场散去，喧闹的大街恢复了短暂的平静。突然，街角上反常的出现了一股人潮，他们黑衣黑裤，手持棍棒，三五成群的聚集起来，在黄金殿前不断集结。  
" z8 N) C# E) O3 b8 {  
在黄金殿对面的一栋大楼里，窗帘拉开一角，恰能俯瞰到街面上的混乱景象，房里有人影闪动。6 J$ W8 A) t9 b, C" I. S) M  l  
  
---0 y  j  Q- A" L$ G7 F  J- X2 J  
1 Y6 x# x; g/ ?$ B4 N7 v$ X  
「看看，他们就是这般做派，总以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」. c6 Q3 t5 I) b  [\* Y( L( h% l  
  
---( j7 J$ Y& M9 A" g9 @; [  
毫无疑问，这条街面上将迎来一场战争。1 @4 o- S% F1 O5 V/ L0 s  
0 q9 O" t\* X8 U3 ]+ s) u  
这是蒋明翰的手笔，他到暹罗来的目的非常明确，整顿暹罗的地下产业，至于搞定宋书宸，则决定他能否掌管蒋家，顺带为之罢了。  
: x4 H! Q) S' x4 ?5 S% w3 F8 P  
自从蒋先生决心和毒品生意切割以来，重心逐渐转移到宝岛以及内地，对暹罗的控制就降低了许多。) P5 v\* u: @! v\* E$ ~& r  
/ A4 A3 K: U\* M+ r% A  s. ^' z  
事实证明，在暹罗混乱的局势下，黑道势力群龙无首，其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当局无法承受的，比如这次，失控的毒贩组织已经嚣张到敢对警察动手。平衡不出意外的被打破，现在这些毒贩已经胆敢向无辜的警察动手就是例证。7 N( U% H7 i\* Q% i6 p0 r  
2 D0 y. N/ o1 x  
萨莎好整以暇的坐在黄金殿最顶层，今天白天谈判的时候遭了蒋明翰的突袭，而且还是在自己的场子里面，她作为现今暹罗黑道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岂能咽下这口气。尤其是得知自己的得力部下栋哥被抓住，她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挑起一场大战，再用大战中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宣誓自己的权威性，正统性。0 v" \_2 H( k+ A7 A  
  
与此同时，街角对面，一栋高楼里面，窗帘被拉开一角，恰能俯瞰到街头的混乱景象。\* T4 d\* u) h, }+ c$ V3 \  
  
蒋明翰倚在汽车后座，目光投向窗外，他带来的众多打手已将黄金殿团团围住，只待他一声令下，此地就要血流成河。  
  
暴力与血浆，这些是权力交接之前必须要经历的阵痛。  
  
黄金殿的大门大大的开着，好似开门迎客，又或是空城之计，此刻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$ N) d  e% n2 z$ F4 X8 a  
( y% W5 z$ {( E  
砍杀，哭嚎，血液，金钱，泪水。红色变成了街道上的主色调。  
  
---# \_' T- u. G' x2 K0 w% P; a8 \  
3 P. }  ^. A9 I0 w6 s  
「好好看吧，把这些都记在心里，看看这个疯狂的世界。」  
. \3 }; B( B% h" ]: Y# @  
---  
  
宋书宸在另一边藏在阴影中看着，不住呢喃：「不妙了啊，他怎么这么冲动，这么大的场面，警局那边怕不是拖不了多长时间。」  
  
陡然，有人在他的肩膀上轻轻拍了两下。( c; u' K7 i4 a0 v& a\* u  
8 G" o% H+ {% f" w. q8 k# }  ]3 t  
「谁？」宋书宸警觉的回头，看清来人之后，又支支吾吾起来，脸羞的通红，只道自己在暹罗的胡作非为还是被家里人知道了，缩着头低三下四的行礼：「菊，菊姨，你怎么来了。」看清了宋晓菊背后的两人，继续问好：「陈叔，王叔，你们也来啦。」再看小爱，乖巧的站在一个身影身边，对宋书宸摆出一个满含歉意的笑。. A! v& D% @\* z) v  
% D8 v+ Y9 `. @, B5 \_  
王新雄陈光祖两个一边一个，将宋书宸搂住了，给了他一个善意的微笑：「人没事就好。」: [# C% U8 z4 @  
\* w) e7 T3 i' S! W5 m5 b( ~  
那边蒋明翰看到宋书宸和几个人说话，从身形上隐约能分辨出王新雄的影子，王新雄是谁，那可是母亲蒋菱菲最信任的人，他现在出现在这里，无非一种可能，母亲对自己的行为非常不满意。  
( ]1 u; K/ n3 F+ }  
蒋明翰只道是自己办事不力，到暹罗办的第一件事就搞砸了，未免会在母亲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。情急之下，判断不免出现了偏差，直呼快些动作，待拿下了小小的黄金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事后母亲若要责怪，也能有个说头。  
# p; J7 b9 k8 w\* i- d  
「废话，我再不来，你们就要翻了天去了。怎么回事？闹这么大？」宋晓菊没好气的问。  
8 a& x\* \6 p4 J8 c; a  
---6 @2 D: x, d  m' u  
  
「你看，他们像不像下水道里的老鼠，就喜欢在暗处盘算一些害人的主意。」& a% \2 D& Q6 K/ j+ [  
5 M4 |: c; Z- R4 q; s' ~" i3 M  
---! u6 H7 ~2 O" U+ N9 U  I1 e  
  
「这人绝不是欧阳栋，相貌差不离，但是眼神不对，你们被人耍了。」宋晓菊看着被绑在十字架上的栋哥，只看一眼就做下了论断。! r) Y; B\* F- O% G/ P! B& A  
  
「怎么可能？他外号都叫栋哥。哦，天呐，我怎么这么蠢，他这种人怎么敢用自己的本名来做绰号。」宋书宸一拍额头，不住后悔。, a1 ?+ L% E0 i( n/ w5 n- H  
- I( r. w$ ^3 c! p  f  
宋书宸不愿接受现实，如果此人不是欧阳栋，本着一步错，步步错的原则，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对面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对手，给自己设下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圈套，将内地警方和自己都耍的团团转，甚至误认为己方占了上风，手牵手踏了进去。  
  
「不好，得赶紧让明翰退出来。」宋书宸额头终于渗出几滴冷汗。% e$ A. ^% r' t  
  
「晚了。」宋晓菊一盆凉水下来，把宋书宸打了个措手不及：「对面等得就是你们自乱阵脚，好大的手笔，黄金殿这样的场子都能拿来做饵。」6 q8 Y) u4 L& l\* Z  
  
---\* [) w7 {8 D$ e  
  
「你看，找错了方向，又和无头苍蝇一般飞了回来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铜墙铁壁。」% i+ c% H3 i, r9 W  
% [+ O' W9 y5 |$ P4 r" ?  
---  
  
「糟了，他已经杀进去了。」宋书宸绝望的看着黄金殿门口的狼藉，原本属于蒋明翰的车就停在门口，而车里没有看到蒋明翰的身影。  
: R4 @: v$ {. ]2 ]  
就在这时，刺耳的警笛声传来，武警来的是如此之快，半分钟的时间，无数荷枪实弹的警察就将黄金殿死死的包围起来，拗口的暹罗语传来，不住的呼唤让里面的人投降。5 N$ p\* j3 D1 \  
5 {0 g; h5 c; d' }) I\* N: ?  
普通的黑社会如何能和荷枪实弹的警察抗衡，一时间众小弟如鸟兽散，街面上再次混乱起来。, l0 P" l; b7 p0 k( z2 G' i  
  
「我猜，背后的这个人是欧阳栋才对。为了把他揪出来，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大了些。」宋晓菊看着荷枪实弹的警察进场，忧心忡忡的说。  
  
「他疯了吗？他不知道明翰的背后是谁吗？」宋书宸脱口而出，可心思婉转千回，从宋晓菊的话里听出了别样的意味，最终落到了远在宝岛的蒋先生身上，立刻止住了这样的心思：「比狠，果然谁都比不过她的。」  
  
「幸亏我们刚刚没跟着起哄，否则岂不是被一锅端了。」王新雄带着后怕悻悻道。  
  
「杜思文是谁？你们有谁知道？」宋书宸突然问出一句。6 x( E- I; W$ h% ]' b- v2 ^6 b, x  
  
「杜思文啊，他。」王新雄刚要说，被宋晓菊一个瞪眼压了回来，立即改口道：「我不认识啊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。」  
; I) U$ r# w! S  q6 J  
「没什么事，明翰好像搞这么大，估计是为了这个叫杜思文的，奇怪了，我没见他听说过他有这么个朋友啊。」宋书宸微微皱眉，他察觉到了宋晓菊的小动作，不过知道他们的做派，若是不想说，那是无论如何也问不出来的，还是等后面有机会套话为妙。  
& k. P) \_2 A5 f# H  
宋书宸其实不太关心这个杜思文到底是谁，只是奇怪那个一向冷静的蒋明翰为何会因为这个人失去理智罢了。难道在蒋明翰的心里，比宋书宸重要的人物出现了？这才是宋书宸同志疑惑的地方。  
" c1 |% @' w; U% P  
---3 ~, G& w" @' k# j  Q3 v  
  G  \  a5 v' \_' B\* N6 m  
「自以为是，无头苍蝇，走投无路。这个情况下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才能赶尽杀绝，而且还能兵不血刃？」1 J  ]5 s\* K. S( l  
  
「需要一个死亡，一个让警方无法拒绝的死亡，一个让舆论无法拒绝的死亡。嘿嘿。」3 P7 G" N, k, i3 g  
" D\* A\* u8 a5 u; L  
「萨莎怎么样？你是恨她的吧。」: z, L8 f$ E; J  
3 k: y2 ~( C$ B  
---- {4 q: o" V" J1 W2 Y' y6 `  
0 l% H, \# y; c4 T" `8 D  
「快点让明翰出来，投降比正面冲突要好。」宋晓菊急迫的喊。" j3 K$ A2 j4 d4 `  
  
可惜，这个决定来的晚了点。# k$ Z$ L: y( S  i  
5 V0 C7 j/ o) k: \_3 A\* V  
只见黄金殿顶楼冒出来两个黑点，接下来的喊话更是震撼了宋书宸一众人的心灵：「萨莎，蒋家的生意不是你这种杂碎能够染指的。」接着，黑点越来越大，旋转着摔到地上，发出两声令人绝望的闷响。  
  
鲜血流了出来，在灰白的地面上均匀的铺开，两具失去了气息的躯体有如在血色花朵中央的枯萎花蕊。4 c) S+ h8 |) o$ C6 ]  
  
此时，蒋明翰刚刚走到门外，高举双手走出门投降，两具躯体正落在他的眼前，同时他也听到了来自楼上的喊话，心思瞬息万转，眼睛迅速扫过全场，在扫到对面亮着灯火的房间之后，窗帘迅速被拉了下去，避开了蒋明翰的目光。  
& i: [) B" j- q7 p  
蒋明翰发现了站在暗处的宋晓菊等人，双手高举着慢慢走了出来。看似束手就擒，实则暗藏玄机，他刻意的握紧双拳，左手伸出大拇指，示意无甚大碍，右手伸出食指，指向了对面落下窗帘的房间。  
1 r\* g1 l8 F% L\* L  
「小爱，看，他指的哪里，快去。」宋书宸将自己带入到蒋明翰的视角，睚眦俱裂，急迫的吩咐：「快快快。」. }# n. ?( p0 J9 N! S1 n3 s) O  
  
小爱和她身边的黑影如烟一般隐入黑暗。  
# |\* Z; f- f  V. {) j  
嘭，一声巨响，蒋明翰指向的房间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火舌弥漫。蒋明翰此时被三五个武警死死的按倒在地，无比绝望的抬头看着爆炸现场，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害怕。  
: z7 K6 P4 a+ H+ m2 X( @  
武警蜂拥而上，死死的把蒋明翰压到身下，他们的目标唯一且坚定，就是这个初来暹罗的蒋家独子，蒋明翰。唯一让警方感到不解的是，为什么他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，这和警方前期的准备及其不符。为此，荷枪实弹赶来的武警们变成了机枪打蚊子，有力没处使。( ?5 z( y( E, h; o2 d# N  
  
「小爱，不。」宋书宸亦是绝望的看着爆炸方向。\* C7 x& O+ [3 y' s7 E  
  
突如其来的爆炸显然又给蒋明翰多加了一道罪名。9 y# `! D0 y. ^: K\* H5 C1 M  
) H! l( L8 q( \1 a" n' c3 }5 A  
幸好小爱还是安全回来了，除了身上有一些狼狈，也没有缺胳膊少腿，递过一枚胸针：「有人开车跑了，影子师傅在追，他让我回来把这个交给你。」  
  
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不该让你去的。」宋书宸看着小爱安全回来，长舒一口气，没有在意她带回来了什么，满脸担忧的把她搂到怀里。对面到底是什么人？真的是欧阳栋吗？如果是，他的心思该是何等缜密，手段是如此决绝，稍有不慎，付出的代价都是常人难以接受的。+ k7 @4 L+ ~  d. [1 D/ ~$ W  
  
「我记得这个，之前那个冰妹胸口就别着它。」宋书宸被小爱推开了，接过胸针，郑重其事的收到怀里。\* j" B/ Z8 t4 `  
7 S7 [( j4 Q& L' P& U9 M  
「你说过的那个冰妹？」宋晓菊疑惑的问。9 `2 ^+ V5 {$ q2 x! k. C+ o+ I  
  
「或许就是那个叫杜思文的吧，具体的我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在黄金殿的时候，萨莎叫她蜜娅。」宋书宸回。! k- v. x- a% d7 P9 d  
  
---  
/ U0 b; h' U5 n( J. k3 N2 N- ]  
「死亡亦是新生。」  
2 K7 H+ ^6 ?. x4 c) I  
---3 P/ w1 \_- u9 R+ j# `+ q. |  
  
「抱歉，汽车开进了山里，我不能再跟进去了。」影子回来了，带着歉意在手机地图上指定了一个位置：「就在这个位置。」  
  
「这不是暹罗唯一的植物生态园么。」宋书宸惊讶作答：「橡胶树苗的改良品种都是从那里搞的。」& s/ N; B! p" o& c: b( L' j# Q  
( |. J# P0 \4 Y% f0 E( \  
宋晓菊带头上了车，今天发生的事情让她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，今天出现在这里就是一个完全的错误：「用假的欧阳栋做饵，把自己诱骗到暹罗，再在自己的面前活捉，不，对面的计划肯定不是如此，他错估了蒋明翰会主动下楼投降，若非如此，在楼上人喊出口号之后和萨莎跳楼而死。如果当时蒋明翰当时没有出现在大门，毫无疑问，警方绝对会当面把蒋明翰击毙。最关键的是，这样的情况是出现在自己面前的，如果今天来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宋晓雯，或者陈钰，赵碧霄，蒋先生呢，他们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吗？」宋晓菊倚在后座痛苦的揉着额头，思绪万千。  
7 P4 C- W& I3 r0 |% p& ]  
只能说，今天最坏的同时也是最好的消息，就是蒋明翰敏锐的察觉到了危险，主动下楼投降了吧。  
  
蒋明翰初到暹罗，大闹黄金殿彪悍立威的同时，对方也回敬了他一个大大的礼物，这个回礼来的是如此凶狠残暴，不仅处决了一名内地刑警，还附带送上了黄金殿的老板。有传言说这个叫萨莎的可不简单，她是暹罗近些年崛起的地下黑道，贩毒，走私，凡是黑色产业她都做。任谁也想不到，这样的黑道大佬，竟然会如此简单的就惨死街头，这也应了那么一句话，出来混，迟早都是要还的。: B" o( Z5 ~; q  P  
  
「菊姨，今儿这事我看着邪乎，天下那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明显是有人提前设计好了的。」宋书宸属于那种局势越紧张，反而越冷静的类型，此时他乖巧的坐在副驾驶位置，在心里勉强思索到一个结果之后，看到后座的宋晓菊拧成结的眉头，心下担心，连忙回头和她商量对策。+ I: Z% }2 z7 t) I0 t% g  
. P1 |\* u: p0 K  B4 C. o  
「你也这么想吗？」宋晓菊勉强露出一个笑脸：「你在暹罗也有段时间了，知道这里有什么人会使出这样的手笔吗？说实话，我在沪埠太久了，终归还是和世界脱节了啊。」宋晓菊满面愁容，深刻的理解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现实含义。/ |! u; n0 k  f+ M9 A\* |' g  
\* s- @6 u" n0 C$ C! i\* s! {  
「我倒是想到一个人，不过不太敢确定，您旁观者清，帮我参谋参谋。」宋书宸郑重的说着，一个模糊的概念在心里慢慢成型：「萨莎是黄金殿的老板不假，可是同时也有人传她是暹罗地下的黑老大，你知道的，就是当年蒋姨的地位。可是这样的人物，竟然会在杨龙面前去玩奉迎，这中间绝对有问题。」  
; f' S9 d1 ?  E  r8 u  
「女人嘛，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，有一些低姿态，那也是无可厚非的。」宋晓菊想到自己的情况，叹口气接着说：「只可恨这个叫杨龙的，恐怕也只是逢场作戏，根本没有把她放在心上，她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。」  
; e/ I% ?+ H3 V\* @5 F3 H0 K  
「哎。」宋书宸看晓菊如此，只能默默的叹口气，转回头去，再不多话。2 w  A! }' }9 {. @  \_  
) X3 J% [" W  \' X2 \_2 I  
「那个叫杨龙的，什么来头？」宋晓菊好在没有完全陷入到自己的思绪里面，反应过来，疑惑道。7 G" P% }5 E' f7 A% @) s) @5 u: Q2 Z" u  
  
「腾龙物流的老板，和振泰橡胶是合作关系，之前合作的都很顺利，不过他近期忽然把物流成本抬高到了让人完全无法接受的价格，我怀疑，他的这个操作，绝对不是明面上的商业行为那么简单。他就是为了引出蒋明翰。」宋书宸一槌定音，说出了自己的推断。  
- X! s, b- D( y7 ~- M2 l! V, V  
「嘶。」宋晓菊安静的听他说完，倒吸一口凉气，担忧的看向宋书宸：「你和蒋明翰的关系，都有哪些人知道？按照你的思路，恐怕对面的目的不只是明翰，而是我们，我们所有人。」0 f% k. h% c2 P- N  
  
「怎么讲？」宋书宸明显不信，他是知道宋晓菊嘴里所有人代表的什么，也绝不相信有什么人胆气这么大，敢有和这些人做对的想法，不过出于对长辈的尊重，随口一说罢了。- O. ^# F4 U' X. D$ a0 T  
+ l( @# x8 O5 u' q! h) b; [  
「永远不要把敌人想象的太过强大。」宋晓菊没有正面回答他：「同时也不要低估敌人的残忍程度，排除掉所有的不可能，剩下来的，哪怕再过离谱，那也是必然。试想，如果是你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手段？仅仅是对付蒋明翰一个吗？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动了蒋明翰，动不动蒋先生？动了蒋先生，动不动宋晓雯？对面是狂妄，而不是蠢，甚至比你我想象中还要心思缜密，你明白了吗？」) S. e0 Q) X# |/ R  
  
「。。。」宋书宸听完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。